

时 光 不 老 ， 我 们 不 散

九序
著



久违的校园 纯爱小说

潇湘书院年度言情佳作

一瞬间，赫连胤仿佛被定了魂，
摔进那双山水同色的眸子里，
从此无论他怎么狡辩，
都不可掩盖他对她的怦然心动。

有你的
青春
是暖暖的

you ni de
qing chun
shi nuan nuan de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LTD

有你的
青春
是暖暖的

you ni de
qing chun
shi nuan nuan de

九序
著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有你的青春是暖暖的 / 九序著. — 南京: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2017.10
ISBN 978-7-5594-0501-2

I. ①有… II. ①九…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7) 第116796号

书 名 有你的青春是暖暖的

作 者 九 序
责 任 编 辑 丁小卉 姚 丽
特 约 编 辑 耿金丽
封 面 设 计 马顾本
版 式 设 计 王果果
出 版 发 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文艺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 邮编: 210009
出版社网址 www.jswenyi.com
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印 刷 三河市中晟雅豪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80毫米×1230毫米 1/32
字 数 300千字
印 张 11.5
版 次 2017年10月第1版 2017年10月第1次印刷
标 准 书 号 ISBN 978-7-5594-0501-2
定 价 39.80元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目 录

<i>CHAPTER 01</i>	001
<i>CHAPTER 02</i>	021
<i>CHAPTER 03</i>	038
<i>CHAPTER 04</i>	054
<i>CHAPTER 05</i>	070
<i>CHAPTER 06</i>	086
<i>CHAPTER 07</i>	101
<i>CHAPTER 08</i>	117
<i>CHAPTER 09</i>	131
<i>CHAPTER 10</i>	144

<i>CHAPTER 11</i>	159
<i>CHAPTER 12</i>	175
<i>CHAPTER 13</i>	190
<i>CHAPTER 14</i>	205
<i>CHAPTER 15</i>	216
<i>CHAPTER 16</i>	235
<i>CHAPTER 17</i>	250
<i>CHAPTER 18</i>	265
<i>CHAPTER 19</i>	281
<i>CHAPTER 20</i>	318
<i>CHAPTER 21</i>	337



Chapter 01

那个夏天是燥热而漫长的。

颂尹坐在赫连家的客厅里，安静得仿佛没有呼吸。

“你叫什么名字？”赫连家的主人赫连胜这样问她，眼里有惋惜。

“颂尹。”颂尹低着头，桌前的水早已没了热气，她知道赫连胜眼里的惋惜是为什么，不由自主抿了唇。

因为——

她爸爸死了，巡查隧道施工的时候，隧道突然坍塌，二十七名铁工被困，他奋不顾身进入坍塌的隧道里抢救铁工，最终光荣牺牲。

颂官是个两袖清风的好领导，年轻时因为走南闯北，导致独守空闺的媳妇跟人跑了，留下一个女儿与他相依为命。

可如今，他也撒手人寰了，留下这么一个孤苦无依的女儿。

女孩的身体瘦瘦小小的，看着她，赫连胜心生怜悯，他长叹一声，目光不复往日的严厉，有了些许温和。

“小尹，颂官是我当年的好兄弟，他的女儿，亦如我的女儿，从今以后，你就叫赫连尹，赫连家，就是你的家。”

此时，颂尹并不知道，因为赫连胜这个承诺，她的一生即将被改变。

赫连家是大家族，兄弟姐妹将近七人，赫连胜是老大，一生献给了机关政要。但他并不是粗人，对子女的教育也从不疏忽，是以，赫连家的人骨子里都有一股铮铮的英姿，外表也是雍容俊美，尤其是赫连胜，他娶了一位举世闻名的女钢琴家，彼时，家里洋溢着浓烈的艺术气息。

傍晚时分，赫连胤抱着篮球从门外进来时，就发现客厅里坐着一个陌生的女孩，约莫十一二岁的样子，单薄瘦小的个子，穿着一件水蓝色盘扣锦衣。

仅是看见她的背影，赫连胤脑子就浮出一个嫌弃的念头：我靠，居然穿着连我奶奶都嫌土的锦衣。

1996年，网络还没有兴起，外资光耀全国，国资大量流失。那时候，诗人已经死去，富豪闪亮登场，人心浮动的港岛进入大潮流时代，大街小巷的人们都换上了颜色鲜亮的奇装异服，除了四十年代那辈的老奶奶，基本没人穿这么古朴的衣服了。

所以在赫连胤的印象中，颂尹就是个土到掉渣的乡村妹子。

而他们两人的名字，竟然神奇地同音，又是单字，赫连胤，赫连尹，从此，老师点名总是傻傻分不清楚。

女孩有着一头黑缎般的长发，幽深迷人的眼珠，气质沉静。

彼时，她轻轻抬起头，对上他恣意的笑脸。

那天阳光格外明媚。

她的男孩微微抬着下颌。

刹那间，窗外的光忽然不再灿烂，四周的一切忽然黯淡，因为世间所有的光芒都聚集在了少年的身上，那光芒太具毁灭性，要颂尹眯

了眼，才能缓和眼底那丝被美丽刺中的痛。

他太美了，无比耀眼。

就像龙卷风。

他的美丽如同热带风暴般强烈得可以摧毁一切。

那双妖气流转的黑眸，似隐在层层雾霭中，惊艳得让人看不清楚他究竟是怎样的美丽。

而他好像知道自己的美丽，所以就美得更加强烈，更加嚣张，微微上挑的凤眼凝视着她。那年，十四岁的赫连胤根本不懂气质这个词，他明清晰地看见了她的样子，心底里却一片模糊。

只觉一抹浅淡的影子从脑海里划过，然后看到她的唇紧抿着，倔强而疏离。

第一眼，赫连胤就讨厌她。

任何女孩见了自己，眼中必定要露出心醉神迷的神情，凭什么这个充满乡土气息的土妞可以这么镇定？好像当他是空气，她漠然得没有一丝情绪。

他哪里会懂得，一个十三岁丧父的女孩，是要有多坚强，才能安静地坐在这里听他们讲话。

父亲在颂尹的眼里，就像大海高山，忽然之间，她心中的大海枯了，高山塌了，只剩她站在一片废墟中，她的世界随着父亲的逝去而分崩离析，所以尽管眼前这个男孩过分美丽，她也没有心情去欣赏。

她只有一个认知。

她是个被领养的孤儿。

但赫连胤显然不这么想，他觉得他的自尊被打击了，这个土妞竟敢看不起他？然而老爸接下来的话，才是真正地叫他愤怒和吃惊。

“她叫小尹，从今以后，就是你的妹妹了。”

妹妹？

这是神马称呼？

赫连胤瞪大眼睛，眼底的妖气深邃异常，正想破口大骂，就被赫连胜截住了话头。

赫连胜凛声说：“她是我战友的女儿，父亲为了营救铁工光荣牺牲了，以后，她就是我的女儿，你也要像对亲妹妹一样对待她。”

哦……

他的怒火顿时泄了下去，原来只是个养女，害他虚惊一场。

这时候，赫连胜的妻子林婉言从旋梯下来，许是受艺术的熏陶，她眉眼端庄，气质清凛，站在楼梯处微微含笑：“好了好了，有什么事晚饭的时候再说吧，小尹的房间宋姐已经收拾好了，她长途跋涉来到港岛，一定很累了，就先让她休息一下吧。”

“哦对了，婉言，小尹的手受伤了，你等下帮她清理一下伤口，感染了就不好了。”赫连胜对妻子说，见她点头，又对颂尹道，“你先跟妈妈上去看看房间吧。”

颂尹背脊一僵，赫连爸爸居然发现了。就在前天，她还不死心地跑去挖坍塌的隧道，伶仃瘦小的身子，跪在废墟前，将一块块大石搬开。

直到特搜队挖出了爸爸的尸体，顿时，她的体内好像被抽空了，空荡荡的，跪在地上无助痛哭。

赫连胜赶到废墟现场时，颂官的尸体已经被挖出来了。他是京城派来的营救执行官，颂官曾是他的战友，听闻他逝去的消息，赫连胜心里十分难受。他站在残垣断壁前，看见一个女孩呆呆地跪在颂官的尸体前，她满手满脸都染满了鲜血，却浑然不觉，苍白的容颜上带着绝望的味道。

一个士官告诉他，那个小女孩是颂官的遗孤。

也许是因为她绝望得吓人的眼瞳，又也许是因为她安静得仿佛要停止呼吸的气息，赫连胜的心突然传来一阵尖锐的痛，也是那时候，

他决定领养她。

颌尹和他来到港岛的时候，一路都很安静，她把自己受伤的手藏在衣袖间，冰冷得让人无法靠近。

“谢谢叔……爸爸。”她小心生硬地说，站起身，提着破旧的书包跟在林婉言身后上楼。

这一刻，没人知道她心里在想什么。

常年生活在远山的孩子，第一次走进大城市，饶是本性稚拙，也总是存着几分出奇的敏锐，她看得出赫连爸爸是真心诚意收养她，看得出赫连妈妈很怜惜心疼她，同样，她也看得出赫连胤的心存芥蒂，那么清晰的排斥，全部盛放在那双妖孽放诞的眸里，令她尴尬得不得不选择忽视。

对于这个土妞即将要成为家庭一员的事，赫连胤是打心眼里不服气，凭什么啊？独生子女对于弟弟妹妹的出世都心有芥蒂，更何况是一个没有血缘关系的外人，凭什么来分担他父母的爱？就因为她爸爸死了？她就可以来抢夺别人父母的爱？

他不知道这是嫉妒。

眼角余光瞥见她手里的书包，赫连胤心中又是一阵鄙夷，这残破的书包，就跟小乞丐似的，说那是书包都是抬举了她，简直就是一块破旧不堪的布，多看一眼，都是强奸自己的视线。

赫连家世代为官，到赫连爸爸这一代，已经出了无数个大人物，所以赫连胤从生下来就是含着金汤匙的，被所有人捧在手心里。

打小开始，他的吃穿用度一直是最好的，时日久了，他对美也有了一定的认知，眼前这小土妞，样子是长得不错，但是装扮——

对于他这种一贯崇尚美好事物的大少爷来说，那简直就是影响他胃口的尊容！

而颌尹家并不是贫困，而是比较节俭，妈妈在她很小的时候就不

在了，爸爸是个大老粗，不会注意到女儿家的细节变化，连她发育了，都是隔壁家的任柔姐姐告诉她的，让她在衣服里面加一件小背心。

颂官因为事业经常走南闯北，颂尹虽然没有妈妈，但是跟爸爸的感情很亲密，爸爸为了监督她的学习，就是再忙也会抽空检查她的作业，且为了能安定下来，父女俩决定把钱都存起来，将来回县城买套房子。

因为家里没有妈妈，颂尹从小就很懂事，爸爸也信任她，有什么事都会跟她商量。他用颂尹的户口本开了一张银行卡，把钱都存在了颂尹的卡上，密码只有颂尹知道，他们希望能在五年内买上一套房子，然后留在老家安居乐业。

由于爸爸相信颂尹，她小小年纪就有了一个大人的思想心理，也因为单亲家庭，她跟一般的女孩子不太一样，她从来不会照镜子，不知道女孩需要爱美，身上穿的锦衣也都是热情的山民送给她的。

山民的衣服都是自家人亲手裁的。颂官是中铁四局的一员，经常需要开天辟地建隧道，哪儿有山，哪里就有颂官，所以颂尹常年跟着爸爸往山上跑，闲暇无事她会帮山民们带带孩子，晒晒山药，摘摘茶叶，淳朴的山民感激她，便送了她一些衣服。

她没有为新衣服而烦恼过，在磅礴的大山里，只有清凉的溪水，淳朴的民风，所有人都热情好客，没有攀比心理，一年四季几套锦衣轮流穿，冬天冷了就加一条秋裤。

从云江到港岛，颂尹拒绝了思考，她不愿意回想那些伤心的往事，她是那么渴望亲情，渴望温暖。

林婉言把颂尹带到一间房间里，她仔细地为她包扎伤口，远山眉清秀而温柔：“疼吗？”

这一刻，颂尹的鼻头竟奇异发酸，她轻轻摇了摇头，不敢看她，许是怕她看见自己眼中的泪。

妈妈，多么温柔的词。

可惜她从出生到现在，都没机会喊出这个珍贵的词。

“怎么了？小尹，你怎么低着头？是脖子不舒服吗？”林婉言的视线落在她的脖颈处，为她仔细查看。这个坚强的女孩教人心疼，她的母亲抛弃了她，父亲光荣牺牲，任谁听了她的遭遇，心中都不好受。

“没事。”颂尹摇摇头，声音里带了很重的哭腔。

此时，颂尹并不知道这个女子会改变她的未来。

彼时，她已是娱乐圈里出了名的鬼才天后，会弹钢琴，会填词，歌声空灵，令人沉沦。

而她最想感谢的人，是她的妈妈，林婉言。

暑假即将结束。

赫连尹还没从新生活中反应过来，一切都乱糟糟的，她仍旧每日穿着古朴的锦衣，安静地捧着书临窗阅读。

她急切地想要接纳这个家庭，可是欲速则不达，每当她开口的瞬间，那句“爸妈”如鲠在喉，情绪控制了她的大脑，叫她无论如何，也做不到自然接纳，就像冰冷的复述，没有一丝生动，没有一丝情绪，残酷得足以伤害两颗向她靠近的心。

为了不伤害他们，赫连尹选择沉默，她执拗地认为，这样会让彼此好受一点。

午后的房间格外安谧。

林婉言在书房弹钢琴，琴声冉冉流泻，她希望琴声可以抚慰赫连尹心中的伤痕，早日振作。

实话说，谁失去父母不伤心呀？若真不伤心，那不是伪装的，就是无情无义。

林婉言心疼她，亦不逼迫她，只希望她可以坚强地振作，走过这

段路，回眸一看，会发现霞光满天，旧梦重圆。她虽不是她亲母，可待她之心永如亲女。

她弹得多么好听啊。

赫连尹真想去书房称赞她，可是她说不出口，默默低了头。

手中的诗句正是：

“昙花一现，蜉蝣朝生暮死，都有过最美的一瞬，人的一生相对于万物的永恒来说，却不过弹指一瞬，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

这诗句是感叹时光流逝的，光阴好似流水飞快，时光犹如昙花一现，匆匆而来，又匆匆而去，好似弹指一瞬间灰飞烟灭。

赫连尹感慨，在自己的记事本上写下：盛年不再来，一日难再晨。

很难想象一个十三岁的少女，心中是装了什么样的情怀，才会喜欢这样悲凉的诗句，写下这样黯然的句子。

她注定是个天才。

风拂来，纸张翩跹了人影。

鼻尖似有陌生的清香。

赫连尹吓了一跳，抬起头，正对上赫连胤那双妖邪的眼瞳，少年懒懒倚在她身后，唇色绯红。

“盛年不再来，一日难再晨？”他复述她的话，慢慢勾唇，平静的眸底下隐着嘲弄。

赫连尹眼瞳一缩，盖上记事本：“你有什么事？”

她不愿喊他哥哥。

他亦不承认她是他妹妹。

她的眼瞳是凉的。

他的眼瞳也是凉的。

两人对望，似有滋滋电流在空中碰撞。

妖邪的瞳中排斥清晰。

冷淡的眸子无声倔强。

“明天就要开学了，老爸叫我带你去买衣服。”终是他先开了口，态度谦逊有礼。

“买衣服？”她回答得疏离，“谢谢了，我不需要买衣服。”

“难道你还以为是我非要买衣服给你的？要不是你穿得这么寒酸，我怎么会被老爸叫去跟你‘同葬’呢？”同葬两字他咬得特别重，看得出他很讨厌她，并且不是一般地讨厌。

是呢，她分担了他父母的爱。

思及此处，她才微微觉得愧疚，扭过头眺望远方：“不必说得那么严重，你买自己的，不用管我。”

她自小受的教育便是无功不受禄，不轻易接受别人任何东西，虽然说他们现在是一家人，但她也不敢肯定他们会一辈子是她的家人，她希望在感受温暖的同时，依旧保留她的独立性。

没有期待，就永远没有失望。

“如果可以不管你，我绝对不会踏进这个房间一步，可是老爸下了命令，假如我不带你去买衣服，就克扣我的零用钱，你的奇葩行为凭什么让我来买单？你就是不想穿，那么你可以买了叠在衣柜里，继续穿这些奇葩的衣服，但不要牵累我，知道吗？”

后半句已然危险，如果她害他失去行政大财，他会让她知道什么叫后悔！

说实话老爸也挺奇葩的，她不买就不买咯，要穿锦衣就穿咯，反正丢的也是她自个的脸，凭什么让他这个宇宙超级无敌大帅哥来陪葬？

赫连尹知道赫连胤是个什么样的人，他藏得再深也逃不过自己的眼睛。

对外，他是个外形漂亮磁力强大的磁铁，所有女生都为他疯狂，父母宠他，老师亦宠他，尽管他成绩烂得一塌糊涂，仍然是人人哄抢的稀世瑰宝。

其实他不蠢，准确来说，他是个变态，心理极其扭曲外形却完美得不像样的变态。

“我真的不需要买衣服，这些衣服还挺新的，还可以穿。”

赫连胤都要气笑了：“你若是想好好上学，我劝你尽快换掉这些吓死同学的衣服。现在哪类人在学校里会被排斥和欺负呢？一是安静的，二是古怪的。你两条都占了，难不成你想去学校当怪胎？”

赫连尹没说话。

再强的心理也抵不过语言的摧毁。

再傲的风骨，也容忍不了世间的谩骂，尤其是校园里的排斥和轻慢，一旦被不良分子盯上，将代表着她的学生时代要活在心灵的折辱中。她看得很清楚，如果真走到那一步，赫连胤是不会向她伸出援手的。

她不想活在水深火热中。

来到港岛半个月，她发现自己完全听不懂粤语和英语，这边的人讲话喜欢粤语裹挟英语，语速温柔但是很快。

连女佣宋姐都会说英语，她却不会说，像被全世界隔绝在外，大家都欢乐地交流着粤语，她却听不懂，安静地坐在一旁游神。

时间久了，她发现自己跟他们融不进去，她因此封闭了自己。

赫连爸爸知道情况后，特意在家里下了一个命令，只准说普通话。

她本无心争宠，可尽管只是安静地坐在那里，也能令所有人注意她，也许是她的遭遇，又也许是她的安静，他们害怕这个女孩子患上抑郁症。

为此，赫连胤对她的厌恶更加深厚，父母的宠爱都偏向了她，那他算什么？

他赫连胤算什么？

他是个完美的变态，想得到世间一切完美的东西，包括完美的亲情，若有人胆敢截和，他便摧毁。

片刻之后，赫连尹跟在赫连胤身后下楼。

似乎只是呼吸之间，赫连胤便恢复了往日大男孩的模样，对着林婉言嬉皮笑脸地撒娇了一会，又跟赫连爸爸聊了几句我是爷们之类的小屁孩话题，待两人都乐呵了，他才告辞两人带着赫连尹出门。

林婉言在身后追来一句：“妹妹不认识路，你要尽好哥哥的职责，带妹妹好好逛逛，记住，平安回来。”

“知道了。”他回答，笑意盈盈。

一走出家门，他的脸就冷下来了：“一会到百货商场，你逛你的，我逛我的，互不相干，OK？”

赫连尹点点头。

她从来没想到百货商场是这么一个庞然大物，一走进去，仿佛刘姥姥进大观园，视野尽头，灯光缭乱，没有边际。

无数人瞩目。

少年面容美丽，冰肌玉骨。

少女穿着违和时下的古朴锦衣，诡异非常。

规模宏大的百货商场内，赫连尹转了个圈，头脑就混沌了，这么大的商场，她要去哪里买衣服啊？

她茫然地看着赫连胤的背影。

少年离她越来越远，驾轻就熟上了二楼的扶梯。

怎么走那么快！

赫连尹吃了一惊，快步追上他。

第一次乘坐扶梯，赫连尹踌躇不前，她看着一节节阶梯向上升去，面露彷徨。

不过眨眼之间，赫连胤已经不见了。

赫连尹心中着急，大声喊他的名字：“赫连胤，你回来。”

那端，赫连胤置若罔闻，其实他听到了，故意不搭理她而已，只要一想到那么冷漠的人被一部扶梯吓成这样，他就心情大好。

“赫连胤。”她又大喊了一句。

赫连胤靠在透明的栏杆上，悠悠看着自己修长的五指，没搭理她。

他在想，要是把她弄丢了，老爸会有多生气？

打断他一条腿？

还是抓去部队剃光头进行魔鬼训练？

怎么想这结果都不划算，还是等等她吧，至于要等多久，那就看她自个得磨蹭多久了。

约莫五分钟后，赫连尹放弃了呐喊，她在一位保安的搀扶下上了扶梯，疏离的眸子在看到赫连胤后，似蒙上了一层坚冰，两颗冰球子在眼眶中滚着，仿佛想就此冻住他。

赫连胤亦看着她，眼尾懒懒勾着，似乎在讽刺她的愚蠢。

明艳的唇轻轻翕动，没有发出声音，但是赫连尹看出来，他说：“乡巴佬。”

赫连尹背脊一僵。

赫连胤讨厌她，所以平时除了和她交流外，他一直说粤语，今天特意说普通话，显然就是为了讽刺她。

这个人很令人讨厌。

赫连尹在心里暗暗对自己说，庙小妖风大，池浅王八多，为了不节外生枝，她忍！

“这位小姐，你找到你哥哥了吗？”保安四处张望，问她，态度友好。

“找到了，谢谢你。”赫连尹指着赫连胤，对保安点头表示感谢。